

悬疑长篇

红藤悬疑系列

惊悚、颤抖、欲罢不能，一只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漂浮着……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魂不附体

子夜惊魂，女孩绝地求生……

俊杰像是没有听到她的喊叫，缓慢地将绳子拴上暖气管，同时打了个死结。俊杰的面孔呆滞，眼睛没有一点光泽，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他的灵魂。

兆成 著
华文出版社

懸崖枕席



作者：謝安 譯者：謝安 出版：2000年1月1日

ISBN：957-06-0000-0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魂不附体

RBR42/03

兆成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不附体/兆成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4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ISBN 7-5075-1669-5

I. 魂... II. 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14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华星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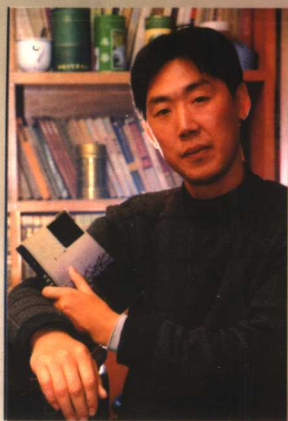
32 开本 9 印张 22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 - 8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兆成

原名黄兆成，

出生于江苏省响水县陈家港，
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雕
的故事》、《纸姑娘》；中
篇小说《操刀》等，参与编
辑《中华上下五千年》等。





总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代前言）

○任之

一个人走在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空，包裹着身体的是一份排斥不掉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声无息地出现，你定睛看去，令你窒息的惊疑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深夜浓浓的孤寂紧紧地包裹着你，周围如同坟墓一般静漠。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声让你忍不住循声而望，令你窒息的惊疑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

知道了吧，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是何许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而且总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无论你如何地自夸英雄，也无论你如何地自仗胆大，在这只眼睛面前，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是在



你变成一具僵尸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只眼睛，就是“红瞳”！

“红瞳”系列悬疑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了中国本土悬疑小说之先河。一直以来，我所听到的有关谈论悬疑小说的话题，几乎都是认为中国似乎是一个悬疑小说“匮乏”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的悬疑写手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已。当然，这种“没有‘付诸行动’”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的悬疑写手们已经到了“觉醒”的时候。这也同样不是危言耸听！当你登录网页，搜索“悬疑”一词，立刻就会有成百上千篇悬疑写手们的“原创”展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写手们的这些“原创”中，能够让你在阅读时内心感到七上八下的作品举目皆是。

网络上的悬疑小说，短篇居多，这就像是一种快餐，让你在阅读中获得你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其口味可以满足你。与网络的“快餐”阅读不同的是，我们的“红瞳”系列悬疑小说，注重于中篇悬疑小说集和长篇悬疑小说。这就像是一桌制作精美的大餐，可以让你细细品味。

对于长篇悬疑小说，中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白，曾经也有几位作家先后出版了几部，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没有“火”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本身的“火候”不够，这个“火候”就是悬疑作品本身所特有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感观惊疑和心理悬念的因素。如果



你读了《死劫》这部长篇悬疑作品，这样的遗憾就会消除了。我在这里且不去评价这部作品，因为，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最具发言权的是读者，因而，我们且让读者评价吧。此外，本次推出的长篇小说《黑梦》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写手。在与她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们这是“第一次写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悟性与灵性，同时还有她们对悬疑作品的把握。她们携手打造中篇悬疑作品，而且是“女生悬疑作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恰当，姑且如此称道吧）。在我与她们的交谈中，她们那独特的视角和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性丑恶面的批驳与对美的追求，让我大为赞叹。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她们坚持写下去并且付出努力，成为中国悬疑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此外，还有让人读后惊怵难消的《魂不附体》……相信读者会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特别的阅读享受。

说了这么多，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悬疑作品究竟如何？我想作品本身及读者的评价是最好的答案。我相信每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呀，这就是中国的悬疑作品，棒！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于北京



上篇 惊魂之日

1

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整

城西区一幢三层楼房的二楼，亮起了灯，接着三楼也亮起了灯。

一楼依旧黑暗一片。

这幢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楼，位于城郊结合地带，偏僻而幽静。

二楼的住户是一个母亲带着她十七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只有六岁的女儿。女儿大声地啼哭，小脸涨得通红，不大的小眼睛睁圆了盯着窗户。

她的母亲发出可怕的诅咒：“该死，又来了！”

一阵喵呜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响个不停。

喵呜、喵呜……

女儿更加厉害地又哭又闹。母亲双手向天，哀求道：“老天呀，你行行好吧！”

老天是不能帮她什么忙的，她只好求助自己的儿子，她叫：“俊杰，你醒醒。”

没有听到俊杰的回答。正在上高二的俊杰，虽然学





习很紧张，但他没有把心思用在如何提高自己的成绩上，所以并不怎么累，不然她也不会叫醒儿子。

“俊杰，你快起来，帮帮我。”母亲着急地叫道。她又说，“要不，你起来打个电话也行，问问徐医生，你妹妹是不是病了。”

始终没有听到俊杰的回答。母亲恼怒地放弃了叫儿子帮忙的念头，她一边抱着女儿，一边拨打电话。

母亲瘦小，可女儿俊美足足有四十公斤，她不能坚持多长时间，刚拨了开头的几个号码，因为俊美又挣又踢，便同俊美一起摔倒在地。

俊美突然不哭了。母亲在咒骂该死的电话为什么要装在墙壁上时，发觉了女儿的不对。她慌忙叫：“俊美，你怎么了！血……俊美！俊杰快，快起来，你妹妹她流血了。”

母亲急得流下了眼泪。

“妈，你不要哭，我没事。”俊美苏醒了过来，她一反常态不再哭闹。

母亲顾不得再叫俊杰，搂着女儿笑了起来。母亲不再指望儿子帮忙，她问：“宝贝，你想吃什么？妈给你拿。”

“妈妈，我要吃娃哈哈。”六岁的俊美最喜欢娃哈哈果冻，她唱着广告词：“果冻，果冻我爱你，娃哈哈！”

虽然女儿安静地吃着食物，母亲并不放心，她还是打了个电话给徐医生，她担忧地说：“徐大夫，真是对不起，这么晚打电话把您吵醒，可是我没办法。我很担心我们家俊美，一个星期了，到了夜里三点钟的时候，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总是闹个没完没了，我想问一



下，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高蕾，你放心，我为俊美检查过，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哪怕一点点的小毛病也没有，你不必担心。”

“可是她总这样，也许她脑子有什么病，或者别的……”高蕾固执地说。

“你实在不放心，明天你到我诊所来，我再给她彻底地检查一遍。我怕不会有什么发现。”

徐医生对于高蕾的担忧，理解为一个母亲的妄想而已。

一阵喵喵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又响了起来。

喵喵、喵喵……

高蕾敏感地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她转头看着女儿。俊美的头向上仰着，从她的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啊，啊……声。

“俊美，你在干什么？宝贝！”

电话里一阵忙音，徐医生摇了摇头，打了个哈欠，挂断了电话。

俊美眼球上翻，眼白露出，看上去十分吓人。高蕾把手伸进了俊美的嘴巴里，片刻，俊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高蕾的手里捏着果冻，手指已被俊美咬出了血。她已忘记了疼痛，“啪”地打了俊美一个耳光，骂：“噎死你，果冻都不会吃。”

俊美看着妈妈凶神恶煞的样子，一时呆住了，嘴只是大张着，并没有发出号啕声。母亲心烦意乱，她奇怪俊杰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因为她明明看到俊杰拉亮了电灯，还听到他迟缓的脚步声。既然女儿不再哭，母亲让她重新躺下。俊美在妈妈走出房间时，将身体缩



进被窝里，咬住被面上印着白兰花的被角，喃喃地叫：“妈妈，我怕！”

母亲没有听到她的呼叫，她恼火地走出自己的房间，气冲冲地推开儿子的房间，眼前的一切让她顿时怔住了。

俊杰背向着她，站在他平时做作业的方凳上，他的手里拿着一根跳绳。母亲忘记了责备，惊问：

“俊杰，你在干什么？”

俊杰像是没有听到她的喊叫，缓慢地将绳子拴上暖气管，同时打了个死结。

“你在玩什么？俊杰，快给我下来。”

俊杰回转过头，咧开大嘴，嘻嘻地笑了，却不回答母亲的询问。

俊杰的面孔呆滞，眼睛没有一点光泽，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他的灵魂。

“俊杰，你别玩了，快下来。”母亲哀求。

俊杰根本不听母亲的，他怪笑一声，将头伸入了绳圈中，不等母亲有别的反应，接着一脚踢翻了脚下的方凳；哐当，俊杰悬在了半空。

母亲骇然地呆立，仅仅瞬间后，她一把抱住了儿子的双脚，她托着儿子沉重的身体，她忘记了喊叫，她害怕喊声带走她的力量。

俊杰的身体越来越沉重，儿子一米七六的身高，虽然身体偏瘦，但在母亲惊慌不安的情形下，也是沉重无比。

高蕾头脑里一片混沌，只靠着仅存的意识支撑着瘦弱的身躯，她知道自己是不能摔倒的，只要一摔倒，她



就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想到将失去儿子，高蕾的心一阵疼痛。

她的身体在摇晃，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恐慌，她默念着：老天，帮帮我！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感觉自己的力气一点点耗尽了，虽然心头不能倒下的念头依旧那样地强烈，腿却不自觉地弯了下去。

还好她的身材高，跪倒时俊杰的脚正好踩在她的肩膀上，这样虽然俊杰的呼吸不畅通，但也不至于窒息。

可怜的母亲苦苦地支撑着，却忘记了呼救，在上面的三楼住着一对老夫妻和租住老夫妻房子的一对年轻夫妻，一楼也住着三口之家。

在另一间屋里的俊美等不到妈妈出现，她又不敢伸出头，起初她还控制着，恐惧终究迫使她大声哭叫起来：

“妈妈，我怕！”

俊美的呼喊，传到昏昏沉沉的母亲耳朵里，一下子提醒了高蕾，她使出了最后的气力，呼救：“救命呀！救命！”

一阵喵喵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响个不停。

喵喵、喵喵……

三楼的吕大妈拉亮了灯，披着衣服，将头伸出窗外张望，却发现一团黑影从与二楼一样高的树顶上跃起落入一楼的院子里。她猜想是猫，她摇了摇头，问：“喂，你听到了吗？”

吕大妈没有听到老伴应承，这才想起老伴并没有睡在她的旁边，因为一件不起眼的事，老两口拌了嘴，老



吕抱了床被子到小屋睡去了。吕大妈走到另一个小房间门口，敲了敲门，她怕吵醒租住在朝南另一间大房里的小夫妻，小声地说：“喂，你……你聋了？”

老吕没有吱声。老吕睡觉没有这么沉，她摇了摇头，心里嘀咕：幸亏他睡得这么自在。这一个星期以来，猫的怪叫，弄得人心惶惶，她心里很不自在，同老吕不止吵过一回。

三十年前与老吕结婚的那一晚，两个人吵了架，老吕就没同她睡在一起，后来断断续续的只要一吵，老吕必然冷着脸与她分床。她最恨老吕这一招，可也没有办法。

吕大妈重又躺回床上来，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她念叨着：不会是高血压犯了吧？

吕大妈想不管那个“老东西”，终究有三十多年的感情了，她又放心不下，她坐了起来，伸手拉灯。按照习惯，只要一拉，灯就会亮，可这一次灯就是不亮。她以为没有拉到连在开关上的灯绳子，借着夜色，一看，并没有拉错。

灯坏了。吕大妈起先并不感到紧张，但起身走出自己的房门时，心里头却不由自主地颤了颤。

一阵喵喵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又响了起来。

喵喵、喵喵……

猫只有在春天因为发情叫，没有听说九月的天气，还叫个不停。猫的叫声在白天或许好些，在深夜总让人觉得不是滋味。她迟疑着要不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但担心老吕的想法占了上风，到了老吕的门前，砰、砰敲门。老吕还是没有动静。



“跟个死人似的。”吕大妈自言自语地骂。

死人的念头太可怕，吕大妈心中不安起来。她知道自己不该诅咒老吕，虽然她是无心的，说到底她依靠着老吕；虽然她与老吕的感情不是十分的好，可也不坏，与许多对没有浓厚感情，可始终心中彼此牵挂的夫妻一样，人上了年岁，图的是“伴”。

“老吕，开门！”她提高了声音，因为担忧，她也顾不上那对小夫妻了。还好小夫妻俩并没有被她吵醒，不过她也没有叫醒老吕。

吕大妈的担心更甚，门吱呀一声自动打开了。看到门开了，吕大妈的心一阵坦然，心里说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老吕会不闭门呢？

因为没有灯，她看不清床上有没有老吕。这个房间不朝南，又是个暗间，借不到月色的光，屋内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到，吕大妈只能凭自己的感觉摸索着，向床边挪行。

像是老吕坐在床边，吕大妈摸到了一双手，手掌又厚又大，但却冷冷的，吕大妈吃了一惊，老吕怎么没有一点温热气。她问：“老吕，你不舒服？”

老吕不吭声。吕大妈又摸到了一只手臂，手臂光光的，没有衣服，吕大妈埋怨说：“你以为你还十八，九月的天气，晚上睡觉睡衣也不穿，发什么烧。”

老吕依旧不说话。吕大妈生了气，心想你摆什么谱，谁离了谁不能过日子，但想归想，还是舍不得让老吕受凉，脱下自己披着的外套给老吕披上。这一回老吕没有挣扎，但还是不说话。吕大妈心里琢磨不会是真的生病了？手向上摸索，摸到了脸上也是一片冰凉。





吕大妈吓坏了，急忙说：“老吕，你真的病了，快穿上衣服去医院看看吧。”

屋内的灯突然亮了，绿疹疹的灯光只一闪，又灭了。吕大妈被照得花了眼，但目光扫视之下，隐隐约约记得老吕的嘴角上像是有血，不然暗红的一大块会是什么？老吕吐了血啦！吕大妈慌了，赶忙去扶老吕。却不提防老吕摔到了地上，吕大妈跟着摔倒，人跌坐在老吕的怀里；坏了，老吕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全身冰水一样凉。老吕真的走了吗？吕大妈的心掉入了冰窖。

灯适时地亮了，灯光下躺倒的人，一丝不挂，却不是老吕，而是一个塑料模特。吕大妈松了口气，但见模特的嘴角一大块暗红色的像是油漆，只是恰好在嘴边，太像一个人在流血，这诡异的情景，吓死人了！

可怎么没有见到老吕，老吕的被窝还热乎着，看来老吕起来不久，吕大妈叫道：“老吕，你在哪儿？你装什么鬼，快出来，快出来！”

没有听到老吕的回答，吕大妈茫然，掉转头，出了门，到卫生间找。吕大妈没有发现掩在门后的老吕。老吕一脸的诡异，时不时皮笑肉不笑地耸动着腮，挤得本来就小的眼，只留下了一个半角符号的圆点。

老吕跟在吕大妈的身后走得悄无声息，吕大妈停他也停，吕大妈走，他也跟着走；迈动的步伐与吕大妈一模一样，看上去很像是吕大妈的影子。吕大妈一边走，一边念叨着：“人死哪去了？”

老吕也在说话，模仿吕大妈嘴一咧一咧的，只不过不发出声音。厕所没有人，阳台上也没有人，吕大妈心里头一下子不踏实起来；老头子的被窝还是热的，人却





到什么地方去了。莫不是去了大房间？吕大妈折向自己的屋时，老是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她转头，老吕动作麻利地到了她身后。吕大妈摇摇头，心里想着真是出鬼了，家里会有什么人在跟着？

吕大妈在自己的屋里也没有见着老吕，她又怀疑老吕回了小房间，就这样吕大妈按着顺时针的方向，从大房间，经过客厅，进卫生间，再到阳台，接着是自己住的卧室整整转了三个来回，都没有找到老吕。

跟在她身后的老吕面无血色，老吕身体肥胖，平时上到三楼都要喘上半天；而此时他的身手极其敏捷，不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连气息都始终屏住，好像不用呼吸一样。

吕大妈转得累了，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满怀怨气地骂：“老吕，你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我没精神三更半夜陪你捉迷藏。”

吕大妈认定老吕发了神经跟她开这样的玩笑，所以她决定不再理睬老吕，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老吕也跟着她走了进去。

接连赶三地转圈子，转得吕大妈头都有些晕了，她敲了敲自己的后背，然后缓缓地脱衣服。

老吕也伸了手，不过不是帮助老伴，而是双手合起来，想掐吕大妈的脖子。

吕大妈看也不看向后扔衣服，衣服正扔在老吕的手上。老吕怔了怔，而掉转头的吕大妈霍地发现老吕就站在自己的身后。吕大妈捂住胸脯，埋怨道：“老吕，你要死啦，一点声息也没有，想吓死人呀！”

老吕不开口，脸上照旧一点表情也没有，看不出悲